

火山旅馆

Volcano Hotel 孔亚雷 作品

孔亚雷是一位沉溺在想象世界里的作家，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如此。这个想象的世界弥漫着不安和孤独，同时又是宁静和自我满足的，里面没有廉价的美好。

——余华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Volcano Hotel 孔亚雷 作品

火山旅馆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火山旅馆 / 孔亚雷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339-3698-3

I. ①火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6717 号

火山旅馆

作 者: 孔亚雷

责任编辑: 童炜炜

装帧设计: 王晶华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52 千字

印 张: 8.125

插 页: 5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 址: www.zjwycbs.cn

经 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5339-3698-3

定 价: 32.00 元 (精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比你的梦更属于你自己的东西,是没有的。

——尼采

目 录

我	1
礼物	10
芒果	29
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	41
留在大象岛的探险队员与沙克尔顿告别	65
雨	75
理想的河流	88
UFL	97
追击 1999	111
枪击魔术师	124
象的节日	145
小而温暖的死	176
火星罪犯	198
火山旅馆	202
世界的起源	244
后记	253

我

醒来后,K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眼睛闭上。重新闭上,准确地说。他感觉着自己的存在。通过呼吸,通过床单,通过勃起。他又躺了五分钟。也许六分钟。然后起床。他拉起卷帘,推开窗户。他看见了海。

海?

K 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就像照镜子发现里面不是自己的脸。海? 不,他看见的不应该是海,而应该是远处一栋栋积木似的高楼大厦。他闭上眼睛。他闭上眼睛也能看见:最近的那栋有紫色的玻璃幕墙,屋顶竖着一块巨大的定期更换的广告牌(昨天是 IBM 的广告,他记得)。视线再拉近,是马路对面的一排店铺,快餐店,24 小时便利店,服装店(从左到右)。再拉近一点,是行人,路边的法国梧桐,路上的车。这就是我将看到的,K 在心里说,刚才只是幻觉。他睁开眼睛。

他看见了海。

K 在窗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儿。他看着海。他听到了海。他甚至闻到了海。也许是某种高科技玩笑，他想，或者某种新型实验，他们没通知就把他做了实验品。他转身环视了一圈房间。一切正常。没有任何变化。至少看上去没有。他又转回来。他拉下卷帘。问题也许出在卷帘上，他想。他检查了一遍卷帘。没有问题。至少他没发现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他在心里默念十下，然后重新拉起卷帘。

海。

K 觉得喉咙有点发干。他决定克制住自己把头探出窗户和出门查看的欲望。他决定先洗脸刷牙。他决定一切等吃完早餐再说。

K 的公寓很小。它更像一间舒适的牢房。一个十五平米的房间，外加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，就像房间的两个耳朵。唯一的房间兼任客厅餐厅卧室和书房。房间里只有——也只能放下——四样家具：床（席梦思下的床架同时又是抽屉式衣柜），书桌（兼餐桌），转椅和书架。书架占了整整两面墙。房间里到处都是书。不仅在书架上，在所有地方。除了书，第二多的是植物。各种品种，大小形态各异的绿色植物。书桌（兼餐桌）上有一台手提电脑。靠床的书架上有一套迷你音响。没有电视。

房间跟以前没有任何不同，除了窗口的风景。有自来水（淡水）。有电。K 像平常一样做早餐。煮咖啡。烤面包。煎蛋。

吃早餐时他不时抬头瞄一眼旁边的窗。海还在那儿。好几次——两次,准确地说——他突然停下手里叮叮当当的刀叉,侧耳倾听从窗口传来的海涛声。这也许是梦,他想,我也许是在做梦。这是在梦中。但接着他就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。他记得那个梦。难道是梦中之梦?不,这未免太博尔赫斯了。再说早餐快要凉了。

洗碗碟的时候,K第一次觉得厨房里没有窗并非一件坏事。

K套上球鞋,穿上外套。K打开门。K感觉到的第一件事是静。一种奇异的静。像云一样的静。膨松,柔软,既有形又无形,弥漫在整条楼道。他在楼道里来回走了一遍。一切都跟往常一样。一切又都跟往常不同。他试着敲了敲斜对面那户人家的门。那里住着一对漂亮的年轻夫妇(他们来找他借过一次打火机)。甚至在刚举起手的时候他就知道不会有人回答。果然没有。他不禁松了口气——这是为什么?他不知道。

他开始下楼(他住在三楼)。二楼和一楼给人的感觉跟三楼完全相同。一片死寂。K一边下楼梯,一边开始怀疑自己将会看见什么景象。城市,还是海?或者说他希望自己看见什么景象。希望看见城市,还是希望看见海?说实话,他不知道。

而就在他正这样想的时候,他已经看见了海。

仿佛为了验证大海的真伪,K迫不及待——甚至可以说

不顾一切——地朝海滩走去。他尽量控制自己不要跑。空气清新得让他觉得有点透不过气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越来越近的海。

半小时后,K 平静下来。他得出三点结论。不,确切地说,是三点事实。

1. 毫无疑问,海是真的。

2. 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,他所住的位于 A 市的一幢五层的公寓楼被整体移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
3. 这个地方是一座海边小镇。

同时,他也列出了三点疑问。或者,也可以说,三点待查事项。

1.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2. 公寓楼里还有没有其他人?

3. 这是什么地方?(名字。居民。方位。)

最后他列出三项计划。

1. 先不管到底怎么回事。

2. 确认公寓楼里还有没有其他人。

3. 四处勘察,搞清镇子的情况。

然后,他开始行动。

他先回到公寓楼,敲了每户人家的门。不出所料,没有人回答。每户人家都门窗紧闭。他考虑了一下要不要破门而入。

然后决定不要。他回到自己房间,打开手机和电脑。手机没有信号。电脑网络连接失败。他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愣,然后拿出背包,放进水、干粮和瑞士军刀。出门前他又环视了一圈他那小小的充满书和植物的房间。

没用多久 K 就发现镇子是空的。无论是民居、店铺还是宾馆,都空无一人。唯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空空荡荡,只有一只白色塑料袋在路中央随风飘舞。也没有看见任何动物。无论是狗、猫,还是其他家畜。他走进一家小卖部(门没有锁),打开摆在柜台上的电视机。雪花。他换了几个台。雪花。雪花。雪花。他关掉电视。他拿起柜台里的电话。话筒里传来的信号音让他心跳突然加速。他想了想,拨了两个他记得的号码——他只记得这两个。拨不通,当然。他放回电话。他对着里面整齐排列着各种饼干、零食的玻璃柜台研究了一会儿。他看中了一盒曲奇。但他没有去拿。

K 一路上发现了好几辆停着的摩托车。其中一辆插着钥匙。他骑上去试着发动了一下。引擎发出快活的呼噜声。他本来只是想试骑一下,但想到这可以大大加快勘察的进度,K 决定继续骑下去。

骑在摩托车上,K 才突然意识到天气有多么好。这是五月(昨天是 5 月 5 日,他记得——当然,如果昨天确实是昨天的话)。阳光灿烂。天空蓝得令人吃惊。几朵移动的云就像正在空中散步。路拐了个弯,开始贴着海边蜿蜒前进。尽管路上只

有 K 一辆车，他依然沿着马路中间单黄线的右侧行驶。海始终在他的左侧闪闪发光。

经过一天的勘察，K 的成果大致如下：他发现了一座小港口，港口旁边有候船室和售票处，但没有看见客轮，只停着几艘渔船。没有一丝人影。到处都静悄悄的。除了海涛声。港口附近有稍大的超市，从门玻璃往里看（门锁着），货品相当齐全。他还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加油站（他顺手给摩托车加满了油）。居民区主要集中在港口和海滩——两者相距大概两公里——这两片区域。面向沙滩有两家宾馆。一家外墙是蓝色，一家是白色。都褪色得很厉害。民居大多是石头砌成的两层楼房，屋顶的瓦片上均匀密集地压着大鹅卵石。有几户门口晾着渔网。K 敲了几户人家的门。没有任何反应。几乎所有人家的门都没锁，有的甚至虚掩着。他走进其中一家转了转。陈设很简陋。但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。除了没有人。

K 没有发现镇政府或类似于镇政府的地方。

K 也没有发现派出所或类似于派出所的地方。

它们也许在岛的另一面，K 想，在他今天已经来不及去的那面。K 在港口售票处的窗口发现了镇的名字。这是一个岛。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岛。但从窗口贴着的起点和终点名称，可以推断出它应该位于东海。

回家路上他顺便观赏了日落。

K 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个晚上。虽然感到困惑不安,但由于白天的奔波,他还是睡得不错。醒来后他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。他立刻爬起来去看窗口(昨晚他没拉窗帘也没关窗)。海还在那儿。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失望。

接下来的几天 K 一直在既好像有目的又好像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。他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全岛(不能骑的地方就走)。岛比他想象的要大。岛的另一面——东面——没有沙滩,全是黄色的石头悬崖。东南边地势最高,那儿有片树林。K 又发现了三个缩在海岬里的小渔村,最小的一个只有十几户,它们的房屋比港口和沙滩的更破旧。K 一个人也没遇见。不仅是人,K 没有看见任何活的东西,除了树和野草。当然,海里有鱼(应该有),但 K 看不见。

K 在岛的另一面也没有发现镇政府或派出所或诸如此类的地方。

冰箱里的食物储备吃光后,K 去了港口边的超市。他用石头敲破门玻璃,手伸进去从里面打开门。看上去这里的東西可以够他用一辈子。第一次他拿了米、罐头和饼干。第二次他拿了鱿鱼丝、萨其马和速溶咖啡。第三次他拿了卷筒纸和一瓶葡萄酒。他给摩托车又加了一次油。

一个月后,K 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他渐渐恢复了以前的日常作息(但比以前睡得更早,也起得更早)。他开始接着看读了一半的书。他开始继续工作。事实上,K 发现在这里

他工作得更好。工作腻了他就去海边散步。或者骑摩托车在空荡荡的岛上兜风。天气好的夜晚他会躺在沙滩上看星星。看好几个小时。星星总让他想到那个没解决的疑问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。正如他一开始就想过的，这有点像梦。但如果是梦，那么就一定会醒。所以也就无须担心。这也有点像死。我也许死了，K 有时候想。但如果这就是死，K 想，那么看来死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糟糕。而且，进一步说，如果这是死，他同样也无须担心。因为死就是死。死了就不可能复活。没人能拿死有什么办法。就像没人能拿梦有什么办法。

于是，K 决定不再多想。不再想这一切是为什么。不再想将来会怎样。把目光只聚焦在现在。聚焦在他手头进行的工作上。无论如何，他有许多工作要做。

星星看够了，他就从沙滩上站起来，拍拍裤子上的沙往回走。整座岛一片漆黑。只有他的房间亮着灯。远远看去，就像一颗大一点的星。

礼 物

她已经等了十天。这是第十一天。她照例在十二点整走进咖啡馆,照例在角落靠窗的位子坐下,照例点了卡布奇诺。等咖啡的时间里,她从挎包里拿出本厚墩墩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然后点燃一支香烟。她把烟盒跟打火机放到桌上。白色有LAWSON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。硬壳的三五香烟(它们叠放在一起,以一种微妙的角度斜躺在书的左侧)。她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。她的动作显得既谨慎又漫不经心,令人想起无所事事的鹿。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书,偶尔抬起头望一会儿窗外。窗外是一条僻静的林荫道,阳光穿过高大的法国梧桐,在柏油路面上形成一块块光斑,光斑随着阳光的变化时而变亮,时而变淡,时而消失,仿佛某种神的游戏。咖啡馆位于市中心的一条小路上,这条路上有几家画廊,几家西餐厅,一间卖尼泊尔饰品的精品屋和一家小书店。这个时候路上行人不多,偶尔有辆汽车在落地窗外无声无息地滑过。咖啡馆里除了她,还有一

个扎着马尾的外国男子，她只能看见他宽阔的后背。咖啡馆里荡漾着音量调得很低的爵士乐，低得就像有人在远方哭泣。

那会是什么呢？她想。那个老画家所说的特别礼物究竟会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无从想象。她唯一知道的是她还要继续等下去。她答应他等一个月。一个月。四周。每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（跟她给他做模特的时间一样）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知道。她没有问他。他只是说那是必需的——对于那个礼物来说。是的，这听起来有点荒谬。但再荒谬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显得理所当然（他似乎掌握了某种让别人无条件信任他的秘诀）。不过反正她已经习惯了午休时间出来透透气，老是闷在空气不畅的格子间里让她觉得心情和皮肤都变得粗糙不堪。这样消磨掉午间的两小时也不错：坐在明亮安静的咖啡馆，喝咖啡，抽烟，看书，同时等待。

两点差五分，她扬手叫服务生结账。两点钟她走出咖啡馆（玻璃门被推开时发出清脆的叮当声）。她在门口站住，做个深呼吸。不知为什么，没等到反倒让她松了口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开始的期待正在融化成淡淡的恐惧。一种害怕收到的礼物会让自己失望的恐惧。与其收到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她想，还不如这样等着有意思。她机械地迈开脚步。走得既不太快也不太慢。空气中散发着秋日午后所特有的旧旧的气息。咖啡馆到她上班的地方走路要二十分钟。从春天到秋天，这条路线她已经来回走了不下一百遍（画家的画室就在离咖啡馆不远，与这条小路垂直的一条小巷里）。小路走到尽头拐个